

乡趣

□高延萍



春来了，正是满地洒青泼绿的时节，老公在商海的拼搏也迎来春光一片，迎着春风，他驾回了一辆小车。当他问我想到什么地方去兜风时，我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：“到乡下去采豌豆角，摘香椿，割新韭。”

老公对我这乡村情结听来已久，自然满足我的愿望，而女儿一听说要去乡下，乐得在床上直打滚，她长到五六岁，还从来没有下过乡哩！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一改以往双休日睡懒觉的习惯，早早地就出发了。小车好容易才开出了城，高楼大厦逐渐远去，道路两旁开始出现了田野绿色，空气开始变得清新，有了一股春的气息，大自然的气息。

我叫老公将车子驶离国道，开进乡间土路上，驶了一段后，田园风光更有野趣。这时我看见路边有一个小乡村，顶头的一家门前有一株盛开的桃花，便让老公将车开到那家门前去。

车子刚停下来，从屋里走出一个老伯，黝黑的脸膛上刻满了皱纹，我问老农，哪家种有豌豆，老农笑道：“你算问得巧，我们这村里现在都不种豌豆了，只有我种了二分地，是留给城里打工的儿女回来尝个鲜

的。”我央求他卖给我一点，他先是摇摇头，后来听我说是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专门下乡来买鲜豌豆的，便答应了，还不无自豪地说：“你们这么远到乡下来买鲜豌豆吃，看来我们乡下也有你们城里没有的好东西呀！”他转身要下地里去摘豌豆角，我拦住他道：“还是我们自己去摘吧，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份享受！”

他虽然对我说的话似懂非懂，但还是同意了，但他规定我们只能摘一篮。我看了看他递过来的小篮，足能装四五斤豌豆角了。天哪，我原来只想要一二斤就知足了，谁想到老农这么慷慨。

老农把我引到那块地里就转身回去了。我和老公及女儿置身于那结满豌豆荚的绿茵丛中，脚踩着松软的泥土，沐浴着春风阳光，吻着那清香清甜的气息，真是惬意极了。我和老公边快乐地采摘着豌豆角边哼着小调，女儿则蹦蹦跳跳，时而采摘一些豌豆跑来给我看，时而又去追逐花蝴蝶，又蓦地发现脚下长着一朵像星星般的花，又欢叫着弯腰采摘，然后非要插到我的头上，又欢快地跳着：“妈妈好漂亮耶！妈妈好漂亮耶！”逗得老公忘了采摘，站在那里直发笑。我将一个极嫩的豌豆角（里面的豆粒像米般大小）放进嘴里，一股清甜溢满口。老公见了笑道：“你怎么这

般馋，连豆荚也吃！”我说：“你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，少见多怪！这嫩豆荚就是这样吃哩！”我将一个极嫩的豆荚放进老公的嘴里，老公嚼了嚼、品了品，道：“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自然这么清醇的东西！”

我愈发得意，又将一个豌豆角撕成两瓣，放进嘴里吹出哨音，逗得女儿惊奇地瞪大眼睛望着我，嚷着要我口中的哨子。

整个采豌豆角的过程充满了闲情逸趣，可惜一会儿小篮就装满了。我们还舍不得离开那豌豆地，干脆席地而坐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那醉人的气息。要不是老农过来看我们，我真想呆到夕阳西斜！

我们回到老农的屋前，要给老农豌豆钱，老农则连连摇头，说：“你们专门开车来乡里摘豌豆角，冲你们对乡下这个喜欢劲，我还能收钱？”我们见老农执意不肯收钱，只有把车上那些准备野炊的食品、糕点硬塞给了老农。

老农见我们开心，他自己也开心，又问我们还吃什么新鲜菜，我脱口而出：“想吃点鲜韭菜。”老农说，他侄儿家有，他去帮他割一把。一会儿，老农就手举一把新割的韭菜过来了，我赶忙迎了上去，接过那嫩黄的韭菜，忍不住放在鼻子上嗅了起来，那特有的韭香顿时沁入肺腑！

在回城的路上，我们虽然不是满载实物而归，但却满载了一天的逸趣情致，满载了大都市没有的春的气息，满载了开心和快乐！

字，无不见证了南汇县、南汇区、浦东新区、临港新片区的建设与发展历程。

在税务所大门北侧的人行道上，有一棵十分高大的香樟树，树高有30米，树径最粗处需要二人合抱；在税务所大门南侧的人行道上，还有两棵梧桐树，树高都有20米，树径最大处也都要两人合抱。这三棵大树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地方税务所而设立新场税务所的时候种下的。在60多年的岁月中，这条小路虽然历经多次翻新维修施工，但因为这条小路实在太窄，所以，一直没有再种过行道树，这三棵大树也是这条小路上仅有的树。

走过这条小路的人，或来税务所办事的人等，常常被这三棵大树吸引而驻足树下，或观赏大树，或拍照留念。渐渐地，这三棵大树颇有名气，成了网红树。

这条小路的最大号是58号，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家机械厂，专业生产缝纫机。在新中国成立的头40年，缝纫机与手表、自行车全都按计划生产、凭票购买，但年轻人结婚必备这三大件，所以，十分紧俏。而如今，早已今非昔比，这家机械厂为了生存与发展，早已改产转行、打造成了一家小型工业园。

致敬，乡村修志人

□马文辉

“横潦泾跨过，小泖港跳过，腰泾河摆渡过……”头发花白的蒋老师讲着一口纯正的浦南方言，抑扬顿挫地读着文稿，一旁的耄耋老人仔细听着，不时插话补充……这是泖港镇腰泾村《腰泾村志》编写小组在核实村史。有时候，为了弄清楚一处历史细节，编纂小组的蒋老、夏老等屡次登门、反复求证，只为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。

腰泾村位于松江区泖港镇西侧，叶新公路南侧。村子历史悠久，在解放初曾命名秀州乡，后与金山朱泾分离另名为腰泾乡。1999年7月，腰泾村与掘石村两村合并，定名为“腰泾村”。

2016年，腰泾村一群爱诗歌的村民聚在一起，成立了沪上首家农村诗社——“白鹭诗社”，开启了乡间的“诗意栖居”。随着城里艺术家和文化创客的陆续到来，一些农民宅基地慢慢变成了“美厨玩家”“隐禾泥舍”等文创工作室，美食、陶艺、盆景……串联起了腰泾村的特色风景线。2019年，在腰泾村成功举办了泖港镇首届田园艺术节。2020年，腰泾村获评“市级美丽乡村”示范村。入选第六届“全国文明村”。

但这个如诗如画的村庄，也将面临着整体平移。为了留住腰泾村的历史文脉和风土人情，在村党总支的带领下，一群有志于编纂村志的人汇聚到了一起。他们中有90后的挂职大学生，有古稀之年的老干部老教师，也有默默支持、倾力相助的镇领导。他们平均文化水平不高，却有着高涨的修志热情；他们编纂村志的经验不多，却对脚下这片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2021年9月，村志编纂工作启动。他们发出征稿启事、上门采访老人、收集村里的老物件、给村民拍全家福……从当地解放分田地到人民公社大集体，从家庭联产承包制到家庭农场，

“民生民风民俗，村情民情地情”，他们认真记录村里发生的重要事件，也给每一棵老树、每一座老桥、每一幢老房，留下存在的印迹和故事……

“村民写村史，村史写村事”。无论是枝繁叶茂的银杏树，还是古朴精巧的石桥，都是村民共有的文化记忆与情感寄托。为此，他们励志写出一部不一样的村志——不仅仅记录乡村的地理环境、历史沿革、民俗风情、经济发展、文化教育、乡贤人物等状况，还要生动反映这一方水土养育下人们的精神面貌、价值追求和独特情趣。这部村志既是承载乡愁的历史资源，也是人们未来创建美丽乡村、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支柱和文化支撑。未来腰泾村的村民无论走得多远，离得有多散，翻开《腰泾村志》就能瞬间回到故乡，连结起过往，让乡愁有所寄托，让一代代人抚摸到老家的根脉。

《腰泾村志》不只是一本书，更是乡亲们同心共写的“腰泾人家谱”。有些离家在外、漂泊多年的村民得知家乡在编写村志，便试着撰文投稿；有些老人捐出家中老照片、奖状、票证等见证时代的老物件；有些驻村的文创工作者也写出他们的故事，参与到村史村志编修中来。在众人笔下，曾经的腰泾小学、消失的腰泾渡口也鲜活起来。这一系列文章引发了广泛共鸣，越来越多的村民愿意参与村史编纂，大家对村里的事情也更热心了，一部《腰泾村志》连起了大家的心。

《腰泾村志》已完成上卷初稿。为乡土立心，为乡村立传，为乡贤传美名，为后代续根脉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！这是乡村修志人的责任与使命、微光与大爱，“惟其艰难，方显勇毅；惟其笃行，弥足珍贵”。致敬，乡村修志人！

旧农具追忆（三首）

□王海

麻袋

大地成熟了，正处收获之际
灯光下，农家忙着缝补麻袋
一针一针的
缝合着心中的顾盼
待到晒场摊开的一片金黄
灌进麻袋
不能漏落梦中的一颗一粒

扁担

竹扁担，树扁担
在农人的肩膀上
都会吱呼吱呀地哼出小
曲儿
它，担回的一个秋
从打场的金黄到锅里的

喷香

快乐了一家人
肩膀无语，扁担却又在眺望
下一个秋的丰收

锄头

一生的任劳任怨
写进了百年的农业传略
拍下的那个图
铁锈斑斑，瘦了瘦了
一个乡村的年华
曾记得，在它松土除草的
日子里
奉献！奉献
每分每秒都能见到它的
青春闪烁